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4 冊

《說文繫傳》研究

張意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說文繫傳》研究／張意霞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序 2+ 目 2+15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編：第 24 冊）

ISBN：978-986-6831-45-4（全套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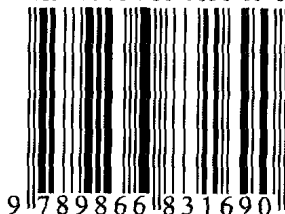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831-69-0（精裝）

1. 字書 2. 研究考訂

802.212

96017737

ISBN 978-986-6831-69-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 編 第二四冊

ISBN：978-986-6831-69-0

《說文繫傳》研究

作 者 張意霞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說文繫傳》研究

張意霞 著

作者簡介

張意霞 (kttypg@yahoo.com.tw)

西元 1966 年生於高雄市。畢業於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孔仲溫（即之）先生（註 1），題目是「《說文繫傳》研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陳新雄（伯元）先生，題目是「王念孫《廣雅疏證》訓詁術語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其次為修辭學與歷代文學。作者曾任蘭陽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輔導老師、進修部課務組組長，目前為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副教授。

〔註 1〕碩士班指導教授孔仲溫（即之）先生已於西元 2000 年 4 月病逝於高雄醫學院，英年早逝，令人不勝歎惋。當初他帶領我走進小學界，循循善誘，若無即之師，無以成此書。如今「《說文繫傳》研究」幸得付梓，願以此書獻給恩師在天之靈。

提 要

徐鍇《說文繫傳》是現存最早的《說文》註本，它在說文學的歷史傳承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而且《說文繫傳》的內容有註有論，在註的部分，徐鍇依照「文字之義無出《說文》」的原則，忠實地保存了《說文》的真貌，即使見解上產生歧異，徐鍇也會註明何者為個人的意見，不會和許慎原有的說解相混淆；在論的方面，徐鍇充分表達了自己對六書的看法、對李陽冰誣妄的釐清，以及對《說文》部首「據形繫聯」的見解。縱然其中有很多的說法以現今的標準加以檢視都是不周全的，但也是瑕不掩瑜，《說文繫傳》對於後代學者的啟迪與影響，還是不容忽視的。

本文內容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以及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與著作簡述，此外也討論到《說文繫傳》版本的流傳，並對《說文繫傳》反切的問題略做探討。

第二章為《說文繫傳》字數、結構與體例的分析。文中包括各卷於載字數與實際字數歧異的原因、今本《說文繫傳》組成的結構的分析、徐鍇註解型的分類舉例，以及《說文繫傳》稱人引書概述。

第三章為《說文繫傳》六書理論的析述。

第四章為徐鍇《說文繫傳》評析。在本章中對於徐鍇撰寫《說文繫傳》態度和體例的得失、文字理論、《說文繫傳·部敘》內涵和《說文繫傳·祛妄》內容都做了一番討論。

第五章為結語。綜合前四章所探討分析的結果，說明《說文繫傳》對後世的影響及貢獻。

自序

自古以來，中國人最重視的就是天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漢字演變的過程，正好說明了我們先人如何從對大自然的模仿中，學習到人文系統的組織與建立。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第一部具有系統性整理文字的字書，它那「據形繫聯」的編排方式，也是後代字書相沿承襲的特色。不過，在唐朝時，它曾因李陽冰的憑臆修改而幾乎失去原貌，幸虧到了南唐徐鉉《說文繫傳》的校註，才使得《說文解字》回復了大部分的真實面貌。後來又經徐鉉的奉詔刊刻，更使得原來幾乎泯滅的「說文學」得到復興。到了清代，《說文解字》的研究達到了鼎盛，在著名的段、桂、王、朱四大家中，尤其以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最為精良，此後學者討論文字，大多以段氏的說解為依據。

徐鉉《說文繫傳》是現存最早的《說文解字》註本，它的校刊，雖然不如段氏精良，但在《說文解字》的歷史傳承上，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接點。而且《說文繫傳》的內容有註有論，在「註」的部分，徐鉉依據「文字之義無出《說文》」的原則，忠實地保存了《說文解字》的真貌，即使有見解上的歧異，徐鉉也會註明是自己的意見，不會和許慎的說解混淆；在「論」的方面，徐鉉也充分地表達了自己對六書的看法，對李陽冰誣妄的釐清，以及對《說文解字》部首「據形繫聯」的見解，縱然其中有很多的說法不夠周全，但它們對後代學者的啓迪與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

「《說文繫傳》研究」的撰寫，至今終於告一段落，在撰寫的過程中，不論是全力支援的家人們，亦嚴亦慈的本師孔仲溫先生，或主動提供協助與鼓勵的師長、好友和學弟妹們，都使得我深深地體會到人間不求回報的可貴摯情，於此僅致上最深的感激！謝謝您們在我最需要的時候，提供我一切的幫助。我也衷心祈盼海內外的專家學者，本著「求好」的心，不吝給予本文批評與指正。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張意霞 序於逢甲大學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 1

第二節 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與著作 3

一、作者的生卒與事蹟 3

二、作者的時代背景 8

三、作者的著作內容簡述 11

第三節 《說文繫傳》版本與流傳述要 15

一、版本源流的梗概 15

二、流傳不盛的原因 19

第四節 《說文繫傳》反切的探討 21

第二章 《說文繫傳》字數、結構與體例的分析 29

第一節 各卷原載字數與實際字數歧異的原因 29

第二節 今本《說文繫傳·通釋》組成結構的分析 31

一、僅有許慎說解，無法判斷是否屬於小徐本原有的 32

二、是據大徐本補入或竄入的 32

三、有朱翱反切或錯註，應是小徐本中原有的 35

第三節 徐錯註解型式的分類與舉例 36

一、內容的類型與舉例 36

二、註解術語的歸納與舉例 40

第四節 《說文繫傳》稱人引書概述 47

一、引用書籍的類別 48

二、稱引通人的情形 54

三、經類書籍是稱引的重點 55

四、集類所引大多和《昭明文選》中的篇章相同 56

第三章 《說文繫傳》六書理論的析述 59

第一節 六書之義起於「象形」 59

第二節 六書三耦論的內容 61

第三節 徐錯六書理論的分析與舉例 63

一、象形的分析與舉例 63

二、指事的分析與舉例 69

三、會意的分析與舉例 72

四、形聲的分析與舉例 77

五、轉注的分析與舉例 82

六、假借的分析與舉例 86

第四章 徐鍇《說文繫傳》評析	95
第一節 徐鍇撰《說文繫傳》態度和體例的得失	95
一、就事論事，呈現客觀的撰作態度	97
二、另下按語，保存《說文》的原始面貌	98
三、篇分兩卷，便於《說文》的刊刻翻檢	99
四、闡發通假，釐清古籍的借字情形	100
五、以今釋古，記錄詞語音義的變遷	101
六、歸類探源，尋求字義孳乳的根柢	102
七、因聲求義，以大量聲訓方式詮釋《說文》	103
第二節 《說文繫傳》文字理論的探討	104
一、前人對「三耦論」的批評	104
二、理論與實例的矛盾和衝突	105
第三節 《說文繫傳·部敘》內涵的分析	109
第四節 《說文繫傳·祛妄》內容的分析	112
一、在字義訓釋的內容方面	112
二、在字體結構分析方面	113
三、在字形的判別方面	114
四、在六書的辨識方面	115
第五章 結 語	117
第一節 《說文繫傳》對後世的影響	117
一、「因聲求義」在訓詁學上的影響	117
二、六書「三耦論」對鄭樵的啟發	118
三、戴震和段玉裁承襲「轉注爲互訓」的說法	120
第二節 《說文繫傳》的貢獻	121
一、保存真貌，傳承《說文》歷史	121
二、有述有論，啓迪後代思想	122
三、援引精博，有利訓詁考據	123
四、著書稱傳，回歸《說文》本位	123
附 錄	125
附錄：徐鍇「三耦論」研究	135
參考書目	14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

《說文繫傳》是現存最古的一部註解《說文》的書，在《說文》的傳承上也擔負了承先啓後的歷史任務，它不但挽救了《說文》被李陽冰竄改淪沒的命運，同時更成功地延續了許學的生命，使《說文》能以大部分的真實面貌在清代得到顯揚。

《說文繫傳》的內容有註有論：在註解方面，徐鍇大量運用了「因聲求義」的聲訓方式，同時也廣博地稱引了經、史、子、集等將近兩百種的各部典籍，不但增加了註解的客觀性，而且也保存了不少訓詁考據的資料；在論述方面，徐鍇往往提出許多創見，對於後人《說文》學的研究有很多的啓發，尤其是有關六書理論的一些見解，對後世更有著深遠的影響。

然而，《說文繫傳》一書雖然倍受讚譽，研究它的著作卻寥寥無幾，徐鍇摭摭舊說、究詰誤謬的大志也因而隱晦不彰。直到清代考據學鼎盛，帶動了勤綴古籍的風氣時，《說文繫傳》才終於在諸位學者奮力的蒐羅下，開始擁有校勘略爲精良的版本以及研究專著。

在個人極力的搜尋下，自古迄今，僅知有清朝的汪憲撰《說文繫傳考異》、王筠撰《說文繫傳校錄》，民國以後，則有相菊潭撰《說文二徐異訓辨》、曾勤良撰《二徐說文會意形聲字考異》、張翠雲撰《說文繫傳板本源流考辨》以及李相機撰《二徐說文學研究》等，是研究《說文繫傳》的專著。但這些作品大多著墨在《說文繫傳》版本的考訂、文字的校對與二徐本的比較上，而未曾對《說文繫傳》本身做一全面性的探討。因此個人擬承繼前人的研究成果，並竭盡心力將《說文繫傳》作一系統性的剖析、探索與整合，希望能藉此彰顯徐鍇編撰《說文繫傳》的方法、評價與影

響，進而在字學傳承的歷史上，凸顯出《說文繫傳》的重要地位。另外，也期盼由於本文的探索，能引發學者研究《說文繫傳》的興趣，以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冀使徐鍇編撰《說文繫傳》的努力，能得到更多的回響。

本文的內容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是「緒論」。這一章的重點，主要是說明個人研究《說文繫傳》的動機、目的與方法，並且敘述徐鍇之生平事蹟、著作與時代背景。至於《說文繫傳》的版本與流傳，由於張翠雲的《說文繫傳板本源流考辨》已有極為詳盡的考證，所以本文除了在這一章裡擇要闡述以外，也進而分析《說文繫傳》流傳不盛的原因。本章最末則探討《說文繫傳》的反切問題，對徐鍇所採用朱翱反切的語音系統，依照現今研究的狀況，做扼要的探論。

第二章是「《說文繫傳》字數、結構與體例的分析」。由於現存的《說文繫傳》年代已久，流傳又不盛，朝代遞嬗之間，卷數、字數不免會有增益減損。然而在字卡製作的過程中，個人卻發現部分卷中的總計字數與實際字數差距甚遠。如：卷五中總計字數為文六百三十三、重百三十八，而實際字數卻只有文三百三十五、重五十六，共計少了三百八十個字。為探究這個龐大字數差距的由來，個人特檢閱本文所根據的清道光十九年祁刻本，與另外三種不同版本《說文繫傳》的字數，並相互參稽研覈，以解除這個疑義。

另外，祁刊本雖然已是現今最佳的版本，但它的內容結構還是很複雜，除了徐鍇有的註解外，還有依據大徐本《說文》補入的和後人竄入的。所以在分析徐鍇的著作體例以前，必須先釐清這個問題，然後接著才做《說文繫傳》術語應用和稱人引書等體例的歸納與分析。

第三章是「《說文繫傳》六書理論的析述」。六書是中國古代造字、用字的方法。許慎《說文解字·敘》中說：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因此在許慎編纂《說文解字》之前，六書的方法便已產生了。然而由於許慎《說文解字·敘》中所說的六書定義非常簡略，不容易融匯貫通，因此後世學者在對六

書的詮釋上，也產生極大的分歧。如清朝戴震有「四體二用」的言論〔註 1〕，他在《答江慎修論小學書》中說：

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曰轉注，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

而孫雄則有「六書皆造字之本」的說法〔註 2〕，他在《六書皆造字之本非有四體二用可分說》中說：

班孟堅、許叔重之論六書，初未嘗有體用之說，由此六者皆造字之本，無先後之可軒輊。

基本而言，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屬造字法是學者們的共識，而轉注與假借的判定，則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對於六書的問題，徐鍇在《說文繫傳》中也曾提到，並且在詮釋諸字時，也間或表達自己對六書的看法，其六書理論在當時可說是極具創見的。因此本章內容即敘述徐鍇對六書名稱、次第的看法和他的「三耦論」，然後詮釋《說文繫傳》中徐鍇對六書的定義與見解，並且舉例加以佐證。

第四章是「徐鍇《說文繫傳》評析」。本章的重點乃在於對徐鍇的《說文繫傳》做個總檢討，其中包括徐鍇作《說文繫傳》的態度、體例的得失、文字理論的矛盾與衝突，以及〈部敘〉卷所傳達的意義與概念，最後並闡析徐鍇在〈祛妄〉卷裡批判李陽冰觀點的內涵與是非。

第五章是「結語」。從以上各章的討論中可知，《說文繫傳》的體例與文字方面的理論，對後世治學者具有發微深義、啓迪思想的功效。因此，本章特將徐鍇「因聲求義」、「三耦論」、「轉注爲互訓」等方法或見解後世的影響縷析纂錄，以發揚《說文繫傳》的特色，並且也表彰《說文繫傳》的功蹟，以及它對文字學歷史的貢獻與價值。

第二節 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與著作

一、作者的生卒與事蹟

（一）家世與才藝

徐鍇字鼎臣，又字楚金，會稽人。生於吳惠帝武義二年庚辰（西元九二〇年），

〔註 1〕請參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下「說文總論」第 966 頁。

〔註 2〕請參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中「六書總論」第 562 頁。

卒於後主開寶七年甲戌（西元九七四年），享年五十五〔註3〕。曾祖徐源與祖父徐徽皆為隱德不仕者。父親徐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為故唐乾符中進士，曾於吳國任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註4〕。兄徐鉉字鼎臣，十六歲仕吳為校書郎，開寶九年隨後主李煜入宋。太平興國二年曾參與編纂《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擁熙三年並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等共同讎校許慎《說文》〔註5〕。

徐鉉自幼聰慧，四歲時父親亡故，母親由於忙著教導剛入學的徐鉉，無暇顧及徐鉉，不過他卻能自己識字讀書，而且十歲即擅長作詩。宋僧文瑩在《玉壺詩話》中就記載著有關徐鉉年幼作詩的情形：

鉉詞藻尤贍，年十歲，群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紛墮砌，塞鴈遠橫空。雨滴苔莓紫，風歸薜荔紅。」盡見秋聲之意。

〔註6〕

此外，他的記憶力極強，從書籍內容到生活中大小知識，他都能謹記不忘。根據毛先舒《南唐拾遺記》中說：

江南徐鉉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貓事。鉉疏得二十事，鉉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註7〕

徐鉉連論「貓」這種小事都能細數歷歷，難怪他的兄長會撫掌稱美。又如江少虞撰《皇朝類苑》中也記載了相關的事蹟：

徐鉉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鉉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三撾鼓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又嘗召對於清暑閣，閣前地悉市墀，經雨，草生縫中。後主曰：「累遣薙去，雨潤復生。」鉉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後主令於醫院取桂屑數斗，均布縫中，經宿，草盡死，其博

〔註3〕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馬令《南唐書》卷十四第318頁中說：「開寶八年卒於金陵園城中。」而同冊中陸游《南唐書》卷五和第四六五冊吳任臣《十國春秋》則記載在「開寶七年七月」。而《名人年譜》、《名人生卒年表》、《名人年里碑傳總表》等，都和陸游《南唐書》一樣，認為徐鉉卒於開寶七年。另外再根據徐鉉及徐鉉生平事蹟來推算，也應該是開寶七年。所以本文採用陸游《南唐書》的說法。

〔註4〕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陸游《南唐書·徐鉉傳》卷五第411頁。

〔註5〕請參見《宋史·徐鉉列傳》文苑三卷四四一第13048頁。

〔註6〕請參見《古今詩話叢編》中《玉壺詩話》第39頁。

〔註7〕請參見《書目集成新編》第一一五冊「五代別史類」的《南唐拾遺記》第346頁。

物多識如此。〔註8〕

由此可見，徐鉉博學強記的智能是倍於常人的。他這種信手捻來即為憑證的能力，不但使他在訓纂古籍時，能旁徵博引，而且在校訂秘書時，也較能避免觸犯以偏蓋全的過失。不過，在治學方面，徐鉉並不憑恃著聰明才智而有所懈怠，反倒能把握時機，不斷努力地充實知識。如陸游《南唐書·徐鉉傳》中說：

鉉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稍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鉉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非暮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只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鉉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鉉在集賢，吾何憂哉？」〔註9〕

徐鉉不僅醉心於讀書，而且對於典籍的校讎具有極深的功力。因此，從「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鉉力居多」的敘述中，我們便可看出，徐鉉在治學方面的努力是勝於常人的。

徐鉉與兄徐鉉的文章在江左極具盛名，《事物紺珠》中就稱他們是「南唐徐氏二龍」〔註10〕。他曾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名拜右內史舍人，並受賜金紫宿宜光政殿兼兵使部選事，與兄徐鉉同為皇帝身邊的侍臣，而且，他們的文采也極受注目與器重。根據《宋史·徐鉉傳》中說：

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註11〕

李穆所說的「二陸」是指西晉的陸機和陸雲兄弟，他們以文才而名重一時。李穆認為徐氏兄弟的文章與二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加上馬令《南唐書·徐鉉傳》中也說：

鉉曾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鉉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賞飾，儒者榮之。〔註12〕

因此二徐文采極盛，在當朝可說是有目共睹的。

除此之外，徐鉉善篆書，有千文刻石傳於世〔註13〕。在《南唐拾遺記》中也曾經記載：

〔註8〕請參見《皇朝類苑》卷四十第998頁。

〔註9〕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陸游《南唐書·徐鉉傳》卷五第412頁。

〔註10〕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陳彭年《江南別錄》引《事物紺珠》說：「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鉉也。」

〔註11〕請參見《宋史·徐鉉列傳》文苑三卷四四一第13049頁。

〔註12〕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馬令《南唐書·徐鉉傳》卷十四第318頁。

〔註13〕請參見董史《皇宋書錄》中篇第2頁。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墨團，云價值南金。〔註14〕

所以，他們在書法上的造詣，也是赫赫有名的。

徐鉉在先天聰敏之資與後天努力的相輔相成下，奠定他訓纂小學時能左右逢源的最佳基礎，再加上善於篆書的優良條件，更使他成為傳注《說文》的最佳人選。

（二）性格與仕途

徐鉉的學問、文章和才情雖佳，但作官的路途卻極為坎坷。起初是他自己無意進入官場。後來由於兄徐鉉努力不懈地見機推舉，才使他得到秘書郎的職位，而此時徐鉉正二十四歲。陸游《南唐書·徐鉉傳》中記載說：

昇元中議者以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鉉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宜門下省，出鉉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遂奏授記室。〔註15〕

然而由於他的個性非常耿介，言論批評也不知委婉修飾，因此在同年隨即得罪權貴而遭到第一次的貶抑。據《宋史·徐鉉列傳》說：

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鉉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作，悅與齊丘

誣鉉、鉉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鉉貶為烏江尉，俄復舊官。〔註16〕

徐鉉回復舊官後，並沒有記取教訓而將他的個性稍加更改，以至於在南唐元宗保大十一年（西元九五三年），徐鉉三十四歲時，又觸怒唐主而再次遭貶。司馬光《資治通鑑·後列國紀》第二九一卷說：

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

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鉉校書郎，分司東都。〔註17〕

他居然連皇帝的決定都敢大肆批伐，這也更展現了徐鉉直言不諱的個性。

除遭貶抑之外，徐鉉胸無城府的個性也使他錯失了許多升遷的機會。他雖不眷戀官場，但對於他人有意的壓制卻忿忿不平，甚至還去當面質問。如陸游《南唐書·徐鉉傳》中就有一例：

〔註14〕請參見《書目集成新編》第一一五冊「五代別史類」的《南唐拾遺記》第348頁。

〔註15〕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陸游《南唐書·徐鉉傳》卷五第411頁。

〔註16〕請參見《宋史·徐鉉列傳》文苑三卷四四一第13044頁。

〔註17〕陸游《南唐書·徐鉉傳》說：「以秘書郎分司東都」。但根據史籍記載，徐鉉除此貶抑為「校書郎」外，並無任職「校書郎」的記錄，而《說文繫傳》中又明白地寫著「文林郎守秘書省校書郎臣徐鉉傳釋」，表示他確曾擔任「校書郎」的職務。而且，司馬光《資治通鑑》與吳任臣《十國春秋》均記載「貶鉉校書郎」。因此，本文便採用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說法。詳情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陸游《南唐書·徐鉉傳》卷五第412頁；第四六五冊吳任臣《十國春秋》第161頁；《資治通鑑補》第四十冊第二九一卷、第14704頁。

初錯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錯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錯所爲，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闕歌換中書舍人乎？」〔註18〕

游簡言當國之時，徐錯已五十歲，卻仍不平則鳴，稍撫即安，充分顯現了一種天真爛漫的性情，難怪徐鉉要無奈地歎息了。

不過徐錯爲官雖倍受阻撓，但唐主基於愛才，而終於在三年之後使他官拜右內史舍人。可惜他只當了兩年的右內史舍人，就因國勢日削，金陵被困而憂病身亡，死後受諡爲「文」，並追贈禮部侍郎。

從徐錯一生的仕途中，可見其職務幾乎都與文書脫離不了關係：秘書正字屬文淵閣檢閱，掌排次清釐之事；集賢殿學士屬中書省，其職爲承旨撰集文章，整編經籍兼供顧問的文學之士；秘書省校書郎屬文淵閣校理，掌修撰、編修、檢討及註冊點驗之事；而中書舍人則專司執筆起草制敕。或許正因爲單純的工作環境，才使他保有純真的天性，即使面對權貴，甚至於在皇帝面前，也依然敢怒敢言，這點我們從陸游《南唐書·徐錯傳》所記載李後主與徐錯的對答中，便可清楚的看出：

常夜宜召對論天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

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十萬兵付之乎？」後主稱善。〔註19〕

因此，他在修纂《說文繫傳》時，能勇於替《說文》作註，並表明自己不同的看法，性格的影響可說是極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徐錯生卒事蹟年表

帝 王	名 號	年 號	西 元	年 齡	生 平 事 蹟
吳惠帝	武 義	二 年	九二〇年	一 歲	徐錯生。
吳睿帝	順 義	三 年	九二三年	四 歲	四歲而孤，錯自能知書。
	大 和	二 年	九二九年	十 歲	令賦秋聲賦，頃刻而就，且盡見秋聲之意。
南唐烈祖	昇 元	三 年	九三九年	二十歲	鉉作〈包府君詠墓誌〉，錯爲其銘。

〔註18〕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陸游《南唐書·徐錯傳》卷五第412頁。

〔註19〕請參見四庫本第四六四冊陸游《南唐書·徐錯傳》卷五第412頁。

南唐元宗	保大元年	九四三年	二十四歲	錯爲秘書郎，齊王景遂奏授記室。未幾，兄弟譏評軍檄援引不當，坐洩機事。錯貶爲烏江尉。
	保大三年	九四五年	二十六歲	錯爲右拾遺、集賢殿學士。
	保大十一年	九五三年	三十四歲	正月二十日，錯作〈聖廟記〉，十二月，錯貶爲校書郎，分司東都。
	保大十二年	九五四年	三十五歲	錯爲虞部員外郎。
	保大十四年	九五六年	三十七歲	錯時任屯田郎中知制誥。
南唐後主	乾德元年	九六三年	四十四歲	錯作〈義興周將軍廟記〉。
	乾德五年	九六七年	四十八歲	後主召錯等召對咨訪。
	開寶元年	九六八年	四十九歲	錯有〈奉和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
	開寶二年	九六九年	五十歲	游簡言當國屢抑錯，錯乃詣簡言。十一月九日，錯作〈陳氏書堂記〉。
	開寶三年	九七〇年	五十一歲	韓熙載卒，錯集其遺文。
	開寶五年	九七二年	五十三歲	錯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 喬匡舜卒，鉉、錯《挽詩》各一首。
	開寶六年	九七三年	五十四歲	宋廬多遜使南唐，求江南圖經，後主命錯等通夕儲對，與之。
	開寶七年	九七四年	五十五歲	七月七日，錯卒，贈禮部侍郎，諡曰「文」。

二、作者的時代背景

俗話說：「文如其人」，一個人的著作除了受到本身性格與經歷的影響外，時代背景也是一項不可忽略的因素。因爲它往往具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功效，能夠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作者的思想與情感《毛詩序》中說：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註20〕

而《文心雕龍·時序》中也說：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註21〕

〔註20〕請參見《毛詩正義》卷一第7頁。

〔註21〕請參見《文心雕龍注》卷九第675頁。

所以不論政局的治亂或學風的盛衰，顯然都會對作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徐鉉是處在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不論是政治局勢的發展或學術環境的變遷，對於他撰寫小學著作時，典籍資料的取得和應用，都有些許的影響。因此，五代十國的背景是值得去注意和瞭解的。

根據《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十國春秋》等史籍的記載，五代十國是中國繼魏晉南北朝後，又一次的大動亂，而且禮崩樂壞的情形，和魏晉南北朝比較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連年的戰亂，兵燹損毀了大量的圖書，而且多數的君王都驕奢淫逸，暴虐無道，更使得學術陷入了黑暗期。如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中說：

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

「廣明喪亂」，大約是指黃巢攻入長安的時候（西元八八〇年），當時有許多文集就因為戰亂而幾乎喪失殆盡。而馬令在《南唐書·歸明傳》卷二十二中也說：

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弑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

因此，五代十國的學術環境可說是極為惡劣的。由於五代十國各國的國祚都不長，政治局勢混亂，典籍又多遭兵燹，所以，它們在學術方面最大的貢獻就是「承先啓後」，不論在經學或文學方面，都擔任了接駁的重要工作。

就經學的狀況來說，五代十國的學者，大多延續了中唐以來「經傳大義補苴」的學風，但都不及漢、宋兩代詁訓的博大精深。只有後蜀廣政七年（西元九四四年）至十四年（西元九五一年）八年間所刻的十種石經，對當代的學術具有提升的功用。

至於文學的發展，五代十國恰好是唐詩、宋詞兩種極盛文體間的緩衝站，在這個時期，詩的文體已沒落，而新興的詞體正逐漸壯大，甚至取代了詩的地位，且受到君主與文人們的青睞〔註22〕。陳安仁《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中說：

五代的詞，盛於西蜀與南唐。這因兩地比較平靜，且兩地君主，多愛好文學，文人多歸附之，……。（〔註23〕）

南唐是五代十國中最為特殊的，因為地處江左，經濟富庶，只是它維持社會繁榮的優良條件之一，而君王的好儒尚文與善體民意，才是它使中國禮樂典制得以保存延續的主要因素。吳任臣在《十國春秋·南唐烈祖本紀》中曾記載一段有關元宗李璟

〔註22〕如元宗李璟和後主李煜都是文學史上有名的詞人，而西蜀趙崇祚所編的《花間集》也收錄了十八家的詞。

〔註23〕請參見《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第二編第七章第470頁。